



没见过面的外祖父

■周丽纯

黑龙江省宾县与我血脉相连的关系,那是我母亲的故乡,是我外祖父牺牲的地方。

其实我并没见过我的外祖父,也不知道他长什么样子,甚至连他的照片都没见过。但在岁月的长河中,他的形象,经过大浪淘沙的洗礼,在我心中却越发清晰:高高的个头、浓眉大眼、鼻直口方,身穿羊皮大衣,腰扎皮带,别着一把手枪……一个东北汉子的威武的形象,在我脑海里形成了。

小时候,我并不知道外祖父是一位烈士。我常听到同学说起假期上姥爷家玩去了,或者是姥爷上他家串门来了。可是我从来没有见过我的姥爷,也没听母亲说起姥爷。一次邻居小帅哥的姥爷来了,给他带来很多蘑菇,还给他拎来一个小笼子,里面有一只绿色的大蝴蝶。小帅哥高兴地吃着蘑菇,拎着蝴蝶笼子在院子里晃悠。我回家后就问正在缝纫机做活的母亲:“妈,我怎么没有姥爷呢?”咔嚓,缝纫机停止了转动。母亲温情的脸上露出难过的表情,眼睛呆呆地望着墙面出神。“妈,你怎么了,咋不说话呢?”“你姥爷早就去世了。”

“我姥爷有病去世的吗?”

“孩子别问了。”

“妈,你就告诉我呗!”

“你还小,等你长大后再告诉你,出去玩吧。”说完母亲又低头蹬起缝纫机。哒哒哒的声音,并不均匀,她的内心一定很不平静。

那时候年少不更事,转眼就把这事忘了,习惯了没有外祖父的日子,母亲也没有再提起。

岁月悠悠,转眼我已步入中年,从母亲的只言片语中,听到外祖父的一些事情,我越来越想探寻他的人生经历。经查看史料,逐渐了解到我的外祖父。

我的外祖父,名字叫做徐德,出生在黑

龙省宾县塘坊镇。他在东北解放初期担任农会主任,在党的领导下,积极组织农民进行土改工作,打土豪分田地,在支援东北民主联军剿匪斗争中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。

据史料记载,1946年1月7日,在剿灭塘坊地区国民党东北保安军刘铭久、刘树恒匪部的战斗中,东北民主联军松江军区有17名指战员牺牲,其中16名烈士为山东籍,一名为哈尔滨籍。1946年5月,塘坊镇永和村农会主任徐德被土匪杀害。现长眠于宾县塘坊镇烈士陵园。史料中提到的塘坊镇永和村农会主任徐德,就是我的外祖父。

据宾县档案局党史办原主任、宾县史志主编张德润老人介绍,东北是历史上有名的土匪多的地区,位于宾县西北部的塘坊、满井一带更是土匪老巢,群众从来没有太平日子过。1945年8月15日东北光复后,地主豪绅为了保护财产安全,纷纷组织地主武装。

叛匪刘铭久,国民党党员,伪满时在阿城平安担任警察署长,光复后任阿城保安大队队长。1945年11月中旬,阿城保安大队被改编为东北人民自治军某师三团,刘铭久由保安队长变为三团团长。刘铭久的队伍虽然被共产党的军队改编,但他投靠国民党的想法并未改变。他明处为自治军整军扩兵,暗地却为自己招兵买马,企图趁时机成熟投靠国民党。1945年11月末,刘铭久与宾县当地土匪刘树恒结盟,阴谋叛变。

1946年1月初,驻董克图东北民主联军师部侦察员在外祖父的配合下,侦察到宾县保安三中队队长正召开土匪军事会议,商议在1946年1月7日攻打民主联军某师部,又侦察到阿城县土匪1000余人已到塘坊镇,企图协助刘铭久部攻打宾县城。

根据外祖父和侦察员的情报,民主

联军某师部决定兵分三路进行剿匪战斗。1月6日夜,在东北民主联军的猛烈炮火之下,匪徒们有的投降,有的逃跑,有的躲在老百姓家中不敢出来。东北民主联军战士层层包围了匪首刘铭久所在的福义魁杂货店,堵住大院大门,占据四座炮台,使刘铭久插翅难飞。刘铭久顽固抵抗,拒不投降,当场被炸死。

这次战斗,东北民主联军牺牲和受伤的战士共计80余人。刘铭久叛军与土匪被打死23人、打伤78人。这次战斗在宾县历史上被称为“打糖坊”,是宾县剿匪战斗中规模较大的一次。

外祖父是塘坊镇永和村农会主任,积极组织村民配合部队,为这次战斗做准备。他布置男村民给部队运送弹药和干粮,妇女为部队烧水做饭、护送伤员。

后来为了避免群众伤亡,7日中午,东北民主联军决定撤离糖坊街西北角,匪首刘树恒等人趁机随众匪徒溜掉。

听母亲在忆苦思甜大会上讲:就在东北民主联军转移之后,土匪刘树恒和地主还乡团疯狂地进行反攻倒算,对共产党的土改干部进行了残酷报复。我的外祖父和两个舅舅都被地主还乡团抓了起来。外祖父的两条腿被打断了,两个舅舅的背脊被鞭抽火烧,血肉模糊。外祖父宁死不屈,最后被残害致死,尸体被草草掩埋。地主却说外祖父埋的是天坑,硬把他的尸骨挖了出来,抛尸荒野。两个舅舅偷偷地逃了出来,躲进深山。外祖母和母亲无家可归,到处流浪。

后来全国解放后,解放军彻底消灭了土匪和地主还乡团,并为外祖父举行了追悼会,政府把外祖父定为革命烈士。土匪头子刘树恒被东北民主联军剿匪部队枪毙。当时还把地主的房子分给了我两个舅舅。可是舅舅们并没有去居住,而是把房子还给了公家,作为

生产合作社的办公室。

1951年我的父亲在抗美援朝战场上负伤转业到哈尔滨,我的母亲从老家来到哈尔滨和父亲团聚,至此就再没有回宾县塘坊老家。母亲也很少提及外祖父,那是她心中永远的痛。

我母亲去世早,我只知道外祖父是革命烈士,并不知道他的忠骨葬在何处。后来有一天,我突然在一张报纸上看到一篇文章,这篇文章的题目是——记哈尔滨市宾县塘坊镇烈士陵园自愿守墓人孙玉山的事迹。从中得知我的外祖父的遗骨原来在塘坊镇烈士陵园,不禁潸然泪下,心情难以平静。也深深地感谢孙玉山老人无私奉献的伟大精神,让烈士们的英魂得到安息,也和孙玉山老人取得联系。

五月的鲜花开遍了原野。我终于来到宾县塘坊镇烈士陵园拜见我的外祖父,为他扫墓。站在有二十位烈士的墓碑前,我仍然能触摸到先烈们跳动的脉搏,仍然能感受到先烈们呼吸的频率。我的外祖父虽然没有到前线冲锋陷阵,但在后方积极组织农民参加土改运动,在支援东北民主联军围剿土匪的战斗中作出了贡献。

在这个墓碑上的20名烈士中,有好多位烈士没有找到自己的亲人,在这里孤独长眠。在漫长的革命斗争岁月中,有多少中华英雄儿女为民族的解放、人民的幸福,抛头颅、洒热血,他们中有的千古留名,有的却默默无闻。正是因为他们不惜流血牺牲,才换来了今天人民的幸福生活,正是因为他们的无私奉献,中国巨龙才飞腾九霄,中华民族才能屹立于世界之林。

又到了清明节,我更加怀念我的外祖父。七十多年了,家乡的变化,国家的繁荣昌盛,我们美好幸福的生活……您都看到了吧?姥爷,安息吧!烈士们,安息吧!

小区后院有一座花园,花园边上有一棵老柳树。从搬来住,二十几年来,我看着她,她看着我,一年年共同变老。

每年的4月,倒垂的软丝上,生发了一叶叶鹅黄,挂满了阳春的消息。站在她面前,看着那嫩绿的枝条与虬结的树干,怕没有百岁也是耄耋之年吧?因之,当我第一眼看到她,一种悲悯就从内心油然而生。也不知是自然生长,还是他人所栽?我不能问她,她也不会坦然相告,我想。于是,三缄其口。

柳意。每当困顿与波折,抑或忧心与哀婉,我都会向她倾诉,询问何去何从,便不自然地想起那个金句,内心便贴了许多,一声叹息之后,便又重整行囊,向着生命的深处走去。

北方的冬天说来就来,我失却了老柳苦恋寒土的韧劲,经不起热带雨林的诱惑,决意去滇南的大山深处休养身心。临行,我要去向老柳道别。然而,当我见到她的时候,不由一一惊,一夜的冻雨,把老柳的枝桠折断了数个,倒伏在厚厚的冰雪之上,像一

老柳的诉说

■王作龙

遥远的缕缕思绪,往往能化作诗篇诗心,那天喝得微醺,站在她的脚下,抚着袅娜的柳丝,触到了至情至性的灵感,竟然吟出了“春意绝无诗意味,柳丝哪有情丝长”的金句来……

每次外出归来,我都会走到她的面前,去和她倾诉,倾诉分别的惆怅与心灵的孤寂,我相信草木定然有心,就把心也交给了她。因为,有很多话不可对人言,便去像知心人一般诉说,也是一种灵魂的安放。我可以不相信人心,但我不能拂了

位老人跌倒在冰天雪地里,十分凄惨与无助。我不由潸然泪下,也不知道,来年春天我回来以后,还能不能看到以往那个苍老而年轻的你,柔弱与坚强的你,会是怎样的一副模样……苍天无情,劫数有意,列车纵然隆隆作响,身后,仍然留下了我那一声沉闷的浩叹与别你的泪花。我知道,南国的每一棵树都无法与你媲美,愿你多多保重,来年的阳春,我就会回来看你,和你倾诉一个长冬的离情……



海棠想起那年的你

■王丽娟

连。

我渐渐注意到公公喜欢海棠的时候,已是2016年的三月。那时,他已经身患重病。随着回家看望的次数增多,我开始每次为他拍照,有时拍他,有时拍他身旁的物件,而他养的花,尤其是他最喜欢的两盆海棠花,便常常进入我的镜头。今天,忽然触人心弦,我便又去相册里寻找,几年前的细枝末节被牵绊而起,心里还是酸楚难抑。这些海棠花的图片,摇曳着往昔记忆,离我越来越近。

2018年年末,应该是元旦前三天,我们忽然发现其中一盆海棠,开得异常繁茂,并且向着一个方向坠得花枝下沉,都觉得十分怪异。

那时,公公已经卧床不起,他的大床上放着海绵垫子,海绵垫上还有我们购买的充气垫。老人家刚强的个性、强悍的气质,震撼着我们的悲伤。

面对大床前的这些花,公公没有发出一声痛苦的呻吟。家里四个孩子,只有小妹是教师,爱人,大妹和二妹都是医生,包括公公本人,特别懂得这种疾病最后阶段的痛楚,是常人难以忍受的。

看着花的开放,我们不敢动,也不敢说,另一盆也在几天内开得很层叠,花蕊覆满,却没有一点香气散发出来,凑近花盆也闻不到。

这些茂盛的花朵,远望过去,一朵朵

相连,一片片缠绵,都能遮住公公越来越羸弱的身体。只有嫣红的花蕊投射下的暗影,可以染红他老人家越来越苍白的面颊。

2019年的春节,海棠的花朵在几天之内,迅速地颓败、苍白、枯萎、凋落。拍照时,如不经滤镜,更是一片凄凉。

感觉到公公的身体越来越萎缩,痛楚的神态已经无法掩饰,老人家还是不肯多加一片,哪怕是半片止痛药。

有一次,我看到他抓心挠肝的难熬状态,劝他:“爸,您再加一片药吧,这多难受啊!”但他始终不肯。公公就是要清清醒醒,明明白白地走完人世的最后一程啊。

虽然有海棠花的陪伴,有老伴、儿女、亲人的照护,两个月后的一个夜晚,公公还是安然地走了,永远离开了家和亲人,这个让他无比眷恋的世界。

那年的5月,海棠花落了一朵又一朵,开得最茂盛的那一盆,已经完全落光了,青花瓷盆没了一丝一毫的生气,徒留下另一盆的憔悴和孤单。

同年8月,我们的儿子,公公最宠爱的大孙子硕士毕业,入职鹏城。这也是公公在孩子读书时就嘱咐好的事情,他认为只有孩子这一次的选择,上一辈闯关东家族的繁衍迁徙,才能由北到南。

2020年的1月,我们带着婆婆来陪孩子过年。大年三十的年夜饭,我们为公公

放了一双碗筷,又把接神饺子为公公盛了一对放在小碗里。

很神奇的是,当天夜晚,我和婆婆都不约而同地梦到了公公,笑盈盈,健康,高大,年轻的公公,站在一片海棠花中,完全没有一点病态。就那么笑得像花儿一样,心满意足地望着我们。

今年春节,被公公救过的这位84岁的老人,又想起了公公,便吩咐他的女儿联系问候我们一家,要来看望婆婆和我们。

30年前,这位肝硬化患者,多方奔走各大医院,好似被判了死刑,没有大好的救治方法。他本来家住省城,不知怎么打听到公公,与家人一起来到小城医院,他声泪俱下,倾诉一家六口,四个孩子二男二女的境况,一家人跪在公公面前,求助公公。

公公救人切,以自己研制的中药,专方专配,先稳定住他的病情,又经过九个月的艰辛调理,救回了他濒临死亡的生命。

两位81岁的老人最后见面,是在公公离世前的十几天,这位叔叔一直让儿女称呼公公为大伯。临走时,两位老人看了又看,互相拥抱着,都哭了。都知世事难料,不知何时再相见,最终还是未能再相见。

公公研制的方,早已传给了三个儿女,如今兄妹战斗在医疗一线,传承应用,治病救人,从未辜负公公的厚望。

手机视频上,这位叔叔的女儿,面对着我们,喊着“哥哥,嫂子”,声音哽咽着,脸上亮晶晶的,流着两行泪水……

天上的老人家啊,天堂无病,你亦可回问诊疾。

风云变幻,天路迢迢,只须寄情烟火人间。

故人虽去,仁心深邃。海棠有知,感天动地。

《无题》

■林子诏

我走在松花江畔
从冬天走到春天
冰面融化
回归的是鱼的乐园
丁香的新舒舒展
带来的是芳香满面
我走在松花江畔
从春天走到夏天
日影的炙
跳动着把江水点燃
烈日下的蝉
静待着华丽的蜕变
我走在松花江畔
从夏天走到秋天
身上添了件薄衫
远处的景象被雾霭遮掩
我把山楂穿成串
浅尝糖葫芦的香甜
我走在松花江畔
从秋天走到冬天
冰雕和彩灯一闪一闪
彰显着刺穿天际的寒
霜雪结成厚茧
大地在其中安眠
我走在松花江畔
走过了一年又一年
一切又循环